

守墓人

余以键

著

想知道守墓人的秘密，就必须有足够的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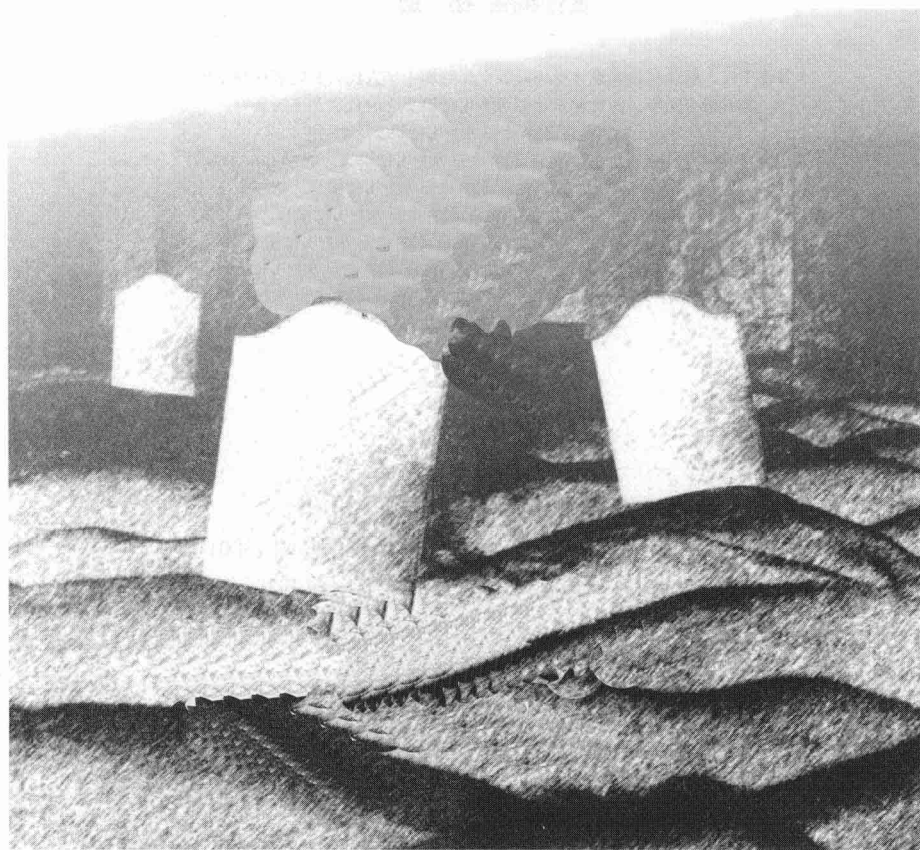
每个墓园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每个夜晚都有离奇事件发生！

余以键 **体验式惊悚小说系列** 巅峰之作！

一段充满了恐怖、阴郁和诡秘气息的传奇经历。

守墓人

余以键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墓人/余以键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87-3814-8

I. ①守…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7793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杨迪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守墓人

余以键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222千字 印张/16.5

版次/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守墓人

目录

CONTENTS

序 幕	001		
第一章 西土墓园	005	第十章 阴宅	135
第二章 墓园的同事们	017	第十一章 杨胡子的过去	149
第三章 叶子的房间	031	第十二章 偷进阴宅	163
第四章 再回墓园	045	第十三章 小弟的哭声	177
第五章 与村长和解	061	第十四章 阴宅的主人	191
第六章 祸事	073	第十五章 冯诗人的夜视仪	205
第七章 谁说的是真话?	089	第十六章 谁在叶子房间里	219
第八章 一只冥鞋	109	第十七章 墓地的纠葛	233
第九章 不翼而飞的骨灰盒	123	第十八章 坟山的秘密	245



我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孩，是在一片景象惨烈的空难现场。我抱起她，在将她装入尸袋时忍不住替她理了理凌乱的长发。我此刻的表情也许不像一个军人，以至于我的一个战友走过来问道，你怎么了，愣在这里像掉了魂似的。

那一年，当一架飞机像一片树叶一样飘下来，正好落在我们这支特种部队驻扎的山中。关于我们这支部队的神奇性质，我不能作半点透露。我只是想说，对于这种意外的小任务，我们在接到命令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就已经呈扇形将现场围住。我还用一种仪器很快找到了飞机的黑匣子，由此荣立了一次二等功。

只是，关于我的这些履历，在我的档案里现在已经全部被删除了。我现在的身份是一名报社记者，28岁，未婚。此前毕业于一所三流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后靠着我父亲的关系才进入报社工作。我的档案被改写成这副熊样，我个人无能为力。军事机密高于一切，有些事是不能在个人档案里出现的。

我只能接受现实，在记者生涯中寻求着突破。所谓突破，就是干出一些重要的事来。一个人没重要的事干简直就是白活。我采访各种政府会议，会议完后，大会秘书处照例给我一份新闻通稿，拿回去略作整理

便可发表。这样一来，记者干的基本上就是邮递员的工作。我采访若干商业活动，采访结束时会领到一个装有几百元的红包，说是车马费或润笔费。被采访的公司要求不高，只求能在报上发一篇小豆腐块的文章即可。谁都知道，这比花钱打广告划算多了。

我怀念我的特种兵生涯。尽管我一生都不能讲出其中的任何事来，但我只能说我们经常携带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设备，在卫星导航下单兵出击，人人便可猜到其中的精彩了。而现在，我只能在平淡无聊的工作中打发余生，实在叫人绝望。接下来，我第一次拒绝了报社的调遣。省上有一个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那不归我管啊。女记者白玫一直负责计划生育和殡葬系统的采访，按理这次也该由她出马。报社领导却说，白玫病了，你顶顶她吧。没办法，我只得去了。我是当过兵的，还记得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采访结束后，我给白玫打了一个电话，一是关心她的病情，二是告诉她我替她完成了一次任务。没想到，白玫在电话里的声音吓了我一跳——那声音有气无力、细若游丝，仿佛是一个临终病人一样。我立即在电话里说，我这就过来看你。

白玫在报社是个活泼的女孩。由于负责计划生育和殡葬系统的采访，同事们称她将人的生和死都管完了。她说这次生病，是在几天前采访一个墓园时惹上的。回来后就心惊、失眠、喉咙口出不来气。

那地方离城有100多公里，叫西土墓园，白玫半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地对我说，那墓园很大，绕山沿谷的坟墓仿佛没有尽头。几个守墓人，除了做饭的周妈是当地人还属正常外，其余的几个人，附近的村民都不知来历，有人怀疑这些人都是坟地里的鬼变成的。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迷信，可是我去采访时，接触到这些人时真的感到异样。墓园的负责人是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儿，姓杨，人称杨胡子。那天正采访他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是来询问购买基地的，他却回答说，没有基地了。见我疑惑，他说，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死了，我不能让他葬到这里来。小鬼当家，你知道吗，厉害得很。杨胡子的手下有三个守墓人，两男一女。其中一个哑巴，是个

十六岁的少年。附近的村民说他们为什么用哑巴守墓，就是因为看见了怪事也讲不出来。另一个守墓人是个脸色苍白的男子，姓冯，说话是外省口音，据说他会写诗，人称冯诗人。说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是墓地里出来的鬼魂还真的靠谱。几年前一个早晨，杨胡子在巡查墓园时，在一处坟地前发现了一个死人。杨胡子吓得不轻，立即跑去远处的房子里叫来周妈和哑巴。一行人再走到这坟边时，太阳已经升起，那死人已经半坐在坟头活了过来。此后，这个自称姓冯的人便自愿留在这里做了守墓人。白玫说，我在采访时问过他的这个经历，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盯了我一眼，既不解释，也不否认。当然，除冯诗人外，另一女的守墓人就更让人惊悚了。这女子二十多岁，叫刘叶，人称叶子。一个多月前，哑巴在坟地里发现了一个偷吃水果的女子，这水果可是别人留在坟前的祭品啊。杨胡子等人抓住了她，不知怎的，她也就留在这里守墓了。白玫说，我在采访时发现这个女守墓人的谈吐和气质都不俗，像个有身份的城里人。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守墓，她只是淡淡一笑说，喜欢。就是这露出白色牙齿的一笑，让白玫的背上发冷，采访回来后就病倒了。

我敢说，白玫的这次采访，是我们报社记者所能遇到的最奇特的事，当晚，我也失眠了。拿出这个墓园所属的地区地图来看，是一片丘陵地带。有一条河叫西河，有一个小镇叫西河镇。据白玫说，出西河镇几里路就是那墓园了。我决定只身去那里暗访一番，我深信在那片苍茫的墓地和奇特的守墓人中间，一定藏有惊天的秘密。进入报社以来，我唯一做成的一件大事便是靠暗访完成的。我化装成乞丐打入了丐帮内部，写出了鲜为人知的社会报道。报社领导表扬我时，我说，当过特种兵的人嘛，干这种事小菜一碟。领导立即装成大惑不解的样子瞪了我一眼。我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好，过去的经历不说就不说，总之我做成功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我连夜作了完备的暗访计划。为了不走漏任何风声，我对报社也没讲，而是称乡下的爷爷病了需要照料，请了一段时间的假便独自上路了。



第一章 西土墓园

1

我到达西土墓园时已是黄昏。远山已经遮住了落日，但西边的天空还涂着几笔血一样的红。满山满岭的坟墓还处于半明半暗之中，这使得更远处的坟堆有些虚幻，像在烟雾中飘忽不定似的。我是第一次在暮色中看见如此盛大的死者的营地，一阵阵发紧的心里面，堵满了难以言说的苍凉和虚无感。

按计划我该是在中午前后到达这里的。从省城出发时一路顺利，可在S县城转车时，却足足等了好几个小时。通往西河镇的是一条偏僻之路，一天只有两趟班车。好不容易坐上了车，听见满车人的口音已经有变化，都是去西河镇或者更远山里的农民。我身旁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脸色不好，还有些咳嗽。她让我关上车窗，说是怕风。车走了一段路后，她问道，大哥是去西河镇办事？我说，去西土墓园，扫墓。她似乎叹了口气又问道，是家里的什么人？我说是我的女朋友，飞机掉下来死了，我每年都来看她。那女人不再说话，我也闭目养神。突然，

一只冰凉的手搭在我的手背上，我睁开眼，看见那女人正将脸凑近我，她说，我看你是个好心人，你要听我一句话，扫完墓千万别留在那里过夜。没有班车回去了，你也该来西河镇住，走小路也就几里路嘛。我叫紫花，在镇上开有一个小饭馆，楼上几间房可以住客。我这可不是拉生意，你要在墓园住下，当晚就没命了，第二天早晨还魂，你就变成了一个老老实实的守墓人。

尽管对要去的墓园已有心理准备，但听这女人说完这番话，我心里还是突然一阵发紧。正想问她说这番话的来由，她却突然咳嗽起来，并且断断续续地咳个不停，好像不愿让我多问她什么似的。

车到西河镇，我和那个叫紫花的女人一起下了车。我已打定主意先去她开的小饭馆吃饭，从她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后再去墓园。坐了很久的车，下车后我的第一需要是去厕所。进厕所前我对紫花讲了要去她那里吃饭的事，她听后却很木然地看着我，一点儿没有因为饭馆有了顾客而高兴的意思。

我从厕所里出来，那女人已不见了。好在这西河镇很小，就两条呈“丁”字形的街道。我沿路走去，看见了两家小饭馆，进去后都没找见那个叫紫花的女人。继续往前，转过街角，突见街边的一处房前摆满了花圈、祭帐，一台老式收录机正放着哀乐。我走进去，看见摆放在最外边的花圈上写着——苟紫花侄女千古。我头脑里“嗡”的一声，不禁连连后退了几步，险些将一个从我身后过路的老太婆撞倒。老太婆骂了我一句“白日见鬼”，便像虾一样地弓着背慢慢向前走了。

我退回到开始去过的一家饭馆吃饭。店主是个独眼老头，在他上菜的时候，我装着不经意地问道，这镇上死了人？他便侧着脸看了我一眼，然后说，是啊，那女人得肺病好多年了，死了也好，免得受折磨。西河镇不留她，自有留她处。

独眼老头说话的音调怪怪的，我听来很不是滋味。匆匆地吃了饭走出店来，心里有了一种此地不可久留的感觉。出门收拾东西时忘了带

手电筒，原想在这镇上买一只的，但此时心里一乱，便将这事忘了。我走出镇口，直奔西土墓园方向而去。七八里路得靠步行，看看太阳已偏西，我得在天黑前赶到那里才是。

也许是从车上到镇上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世界上真有不可思议的事。这使我在去墓园的路上几次停下脚步，犹豫是该往前走还是往回去。说实话，我害怕了。尽管我心里有着当过特种兵的底气，可是当过兵的人也是人，对世界上的有些事，凡是人都会害怕。

我就这样犹犹豫豫地走到了西土墓园。支撑我力量的是，我将干出一件使报社同仁们目瞪口呆的事来。一篇比上次那篇丐帮内幕更精彩的长篇报道将在我手上诞生。所有的人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敢于冒险干出大事的人。只是，在这之前我不能死了，也不能莫名其妙地成为木偶似的守墓人。到了墓园以后，我必须处处小心才行。

这辽阔的墓园，我在暮色中稍作观察后，便从山坡上下来，向守墓人的房子走去。这是一座一楼一底带有阁楼的灰色房子，被爬满藤蔓的围墙护着，有又长又陡的石阶通向院门。院门是虚掩着的，我向里喊了几声没人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院子里有股潮气，可能是这年夏天雨水较多的缘由。院子一侧堆着不少做墓碑的石料，一只黑猫蹲在石料上，见我进来，它绿幽幽的眼睛忽闪几下之后，便突地转身射向房角去了。有做晚饭的声音和气味从那个方向飘来，我走了过去，在守墓人的厨房门口站住，看见一个很胖的农妇正在灶台前忙碌，想来此人便是白玫所说的周妈了。她看见了我，略显意外地问，你找谁？我说，我迷路了，讨口水喝行吗？说完这话我的心里有点发虚，我知道我的冒险计划就此开始了。

胖女人“哟”了一声说，小伙子，你是去哪里呀？看你那可怜样子，快进来喝点米汤吧。

我立即装成瘸子，拖着一条腿艰难地走进屋去，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胖女人有些惊讶，你这是怎么了？我说刚才在外面摔了跤，可能

是脚脖子扭伤了。胖女人立即搬来板凳让我坐下，并舀了一碗米汤端给我，然后说，天都快黑了，你这样能去哪里呢？我说从这里往大山里走，有一个灵风寺，知道吗？胖女人摇摇头说，没听说过。我就是这里的人，方圆一二百里内，没有寺庙的。小伙子，你找寺庙做什么，烧香呀？我说不，是去出家。胖女人立即瞪大了眼睛，哟，这样年轻就想做出家人，什么事想不开呀？我说不是想不开，正是想开了，所以才决定出家。我的女朋友坐飞机掉下来死了，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吧，又咽不下这口气，想来想去，还是进寺庙侍佛修性算了。

我的一番话说得胖女人眼圈发红，她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人，你要入空门我也劝不了你。这样吧，在这里吃了晚饭住下，等几天脚好了再走。不过这事我做不了主，得杨胡子同意才行。

我向门外望了一眼，天已渐渐黑了下来。那只黑猫不知从什么地方蹿了出来，在我的后腿上扑了一下又忽地射到门外去了，给我的后腿上留下一种毛茸茸的感觉。

见我望着门外，胖女人又说，你饿了吧？等他们回来就开饭。坟地里出了点事，他们处理好就会回来。

我疑惑地问，坟地里还会出什么事？胖女人说，也不是什么大事。那坟地，你刚才来时看见了吧，一排排的坟之间总有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路。可是，有一座坟边长出了一棵藤蔓，像蛇一样横在路上，人经过时稍不留神就会被绊倒。用剪刀剪了它，没几天它又横在路上了，我就没见过长得这样快的青藤。今天，杨胡子他们终于决定，带锄头去将它连根挖掉算了。你知道，坟边是不能随便动土的，所以动锄之前，先要向那座坟烧香烧纸才行。不过这也费不了多少时间，想来他们快回来了。

正说着，一个精瘦的少年已经跳进门来，他脖子细长，仿佛一拧就会断掉似的。他扑到锅台边用鼻子嗅了嗅，然后用手向胖女人比画着，喉咙里发出“啊啊”的声音。胖女人说，哑巴你莫急，马上就开饭了，胖女人同时还向他做了个吃饭的手势，哑巴便坐到一张大方桌边上去

了。进门的第二个人是个头发很长的男子，穿着一件铁灰色长袖衬衣，脸色疲惫，像是个颓废派的艺术家的。他进门后几乎没看过我一眼，仿佛对任何陌生人都没有兴趣似的。他径直走向饭桌，在靠近墙的那一边坐下。在幽暗的光线中，使得他看上去像是个影子。进门的第三个人有些不同，人未到，声音先到了。周妈！这条蛇，我把它逮回来了！不用说，此人定是杨胡子了。这个跨进门来的老头身体硬朗，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让人想到老式中药店的算账先生。他把盘在手上的一条藤蔓递给胖女人说，周妈，你把它塞进灶里烧了，把它烧成灰！不然这怪物还会出来的。周妈便抖抖地接过藤蔓，显然有点害怕。她歪着头把它塞进柴灶里，又加进一大把谷草，红亮的火光立即从灶门上沿舔了出来。

周妈拍拍手上的草屑，看见杨胡子正盯着我，便走过来说，这小子呀，呵呵，要想当和尚，寺庙还没找着，却把腿摔伤了。周妈将我这个可怜人的情况讲了一大通，并向杨胡子提出了让我留在这里养几天伤的建议。杨胡子一边听，一边习惯性地点头，不知是同意了还是正在考虑。听完周妈的话，他走过来提起我的裤腿，指着我的脚脖子说是这里吗？我说是，他说怎么没肿啊？我心里一惊，看来我的计划已经有了疏漏。我只得硬着头皮说，但是骨头里面痛，一走路就痛得钻心。杨胡子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在什么地方跌倒的？我急中生智地答道，坟地里。杨胡子立即不安地问道，坟地里？具体什么地方记得吗？我说那么大坟地里各处都差不多，记不清了。杨胡子仍不甘心，你再想想，比如你跌倒时，看见旁边的墓碑上是什么名字？我仍然摇头说，没注意到。杨胡子便转向对周妈说，在堂屋里烧三炷香，今晚子时，让他将香灰敷在痛处，连敷三晚，包好。说完，他又转头问我道，哦，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我说叫许勇，朋友们都叫我大许。他便说，好，大许，咱们先吃饭吧。

我心里一阵轻松，刚站起身来，鼻子里便钻进一种异样的气味，有些苦涩，有些闷香。周妈望了一眼灶门说，是那怪藤的魂魄出来了。杨

胡子果断地一挥手说，大家去院子里避一会儿，这东西毒得很。

大家便到了院子里，连哑巴也懂事地跟出来了，但那个长头发的男人却坐在屋里没动。周妈便向屋里喊道，冯诗人，那气味会熏死你的。屋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不碍事。杨胡子便对周妈说，不管他，他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这些邪。

大家在院子里站了几分钟，周妈便走到门口去嗅了嗅，然后回头说，它走了，大家快进屋吃饭吧。

这顿晚饭注定了一波三折。大家刚在饭桌旁坐定，杨胡子才像突然想起来似的问道，叶子怎么还没下楼来呢？周妈便走出去，对着楼上叫道，叶子，吃饭啰。楼上没人应答。杨胡子自言自语道，这女子，夜里不睡觉，白天又睡不醒，一定是睡着了。他对哑巴比了一些手势，哑巴便上楼去了。很快，哑巴回到了厨房，又比又叫地向杨胡子汇报。杨胡子纳闷地说，不对呀，房里怎么会没人呢？周妈想了想说，哦，叶子可能是去西河镇了。我昨天听她说，她在镇上新认识了一个叫紫花的女人，她今天去镇上买东西，今晚可能就住在紫花那里了。

周妈的一番话听得我毛骨悚然，一顿晚饭也没吃出什么滋味。饭后，天已经全黑了，可天上有一弯冷月，我装得一瘸一拐地在院子里散步。周妈说，你上楼歇息去吧，我说这脚得活动活动，会好得快一些。

眼前的这幢小楼，杨胡子已领我看过了。楼下除厨房和周妈的房间外，有一间较大的堂屋，上方供有观音菩萨的像。靠墙摆有一些藤椅和茶几，算是墓园的接待室了。堂屋角上开有一道门，里面的屋子是骨灰存放室，供人下葬前临时使用。这里面同时放有不少香蜡纸钱招魂幡之类的东西，据说这屋里的东西都由叶子管理。楼上有5个房间，杨胡子、冯诗人和哑巴各住一间。最尽头的两间是客房，供扫墓和下葬的客人天晚了需要留宿时使用，今晚我就住在最尽头的那一间。这里还有一道楼梯通向阁楼，那是叶子住的地方。据说阁楼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望见大部分坟地的景象。

我在院子里那些做墓碑的石料上坐下，那只忽隐忽现的黑猫已不知去处，我无端地觉得它是蹿到屋顶的平台上去了。院门早已紧闭。杨胡子郑重地对我讲过，要是在夜里听见有人敲门，是万不可下楼来开门的。记住了吗？我连忙说，记住了。

我上楼的时候，木楼梯发出的声音有点回声，仿佛是另有一个人在和你同时上楼似的。我想起了在车上那个叫紫花的女人说的话，千万别留在那里过夜……可是我现在只有上楼去住下这一条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脑子里忍不住地闪过一个念头，进到房间后，是否需要先写下一张遗嘱什么的，再把这张纸藏在地板下。这样，我即使死了或不知怎么就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我的父母和报社领导也有线索可循。

我上了楼，向最尽头的那扇房门走去。

2

我正经历着一生中最难熬过的一个夜晚。按照紫花的说法，我的生死命运有什么改变的话，就会发生在这个夜里了。我当然不能睡觉，便盘腿坐在床头，眼睛紧盯着已反锁的门后，耳朵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哑巴和冯诗人的房间自从关门后便没有一点儿声息，只有杨胡子的屋里时不时发出一些响声，像是他在地板上走路，或是在搬动什么东西。在这之前，楼下响起过周妈用木盆倒掉洗脚水的声音，随后有“砰”的一声关门声，接下来楼下便无声无息了。

我想望一望墓地的情况。因为如果要发生什么的话，也许最先会有什么影子从那里过来。但我房里唯一的一扇窗户并不朝向墓地，站在窗前只能看见楼下的院子。冷月已经被云层遮住了，院子里黑糊糊的，院门后面那一团地方显得更黑，当然也没有敲门声响起。

小时候听过不少鬼故事，并有好鬼和恶鬼之说。现在想来，我遇到的紫花这个女人算是好鬼了，因为她力图劝阻我在这里留宿。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自己世界观的这一闪念的变化感到困惑。世界上可能只有不到1%的人说有鬼，说这话的人一定都有自己真实的可怕经历。可是，这些经历要讲出来，别人又只当故事听了，没有人相信那是真的。我现在正在成为这1%的人，而且，我如果活不过今晚的话，就连以后给别人讲述这些事的可能也没有了。

我相信我能活下来。要说搏斗，这里的守墓人都不是我的对手；要说鬼魂，我血气方刚怕什么——不过还是有点怕，因为我几分钟前刚找出了一个以前采访时得到的红包，拆开后将这一小方红纸贴在了门后面。

我渐渐安定下来。周遭一片寂静，并没有小说里面描写的坟地的夜晚会有鬼哭狼嚎之类的声音，没有，寂静才是坟地周遭的真实。

突然，几声敲门声让我一惊，这才发觉自己在这之前已经迷糊了。我大吼一声，谁？门外的声音说，子时到了，你该去抹香灰了。

我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杨胡子对治疗我脚伤的安排。我对此并未放在心上，他倒记得清楚，到了半夜还来叫我。

我开了门。楼道里没有人，杨胡子叫了我以后，显然已回到他房里去了。为了不引起他对我的怀疑，我硬着头皮到楼下的堂屋里去给脚脖子抹香灰。院子里已是漆黑，仿佛在你的面前立着一堵看不见走不过的黑墙。我摸到了堂屋的门边，慢慢推开它。有香火气飘出来，像进入寺庙时闻到的那种气味。我在进门左边跨出一步，在和我肩头一样高的地方摸到了电灯开关。这是我在晚饭后参观这间屋子时记在心里的要点之一。灯亮了，这昏黄的灯光由于在黑暗中突然亮起竟显得有点刺眼。我走到堂屋上方的香钵边，望了一眼立在墙洞里的观音菩萨，心想菩萨保佑我今晚平安吧。我提起裤脚，将香灰抹了一点在脚踝部位。几乎同时，我听见了堂屋的内堂里有异样的声音，像是有人低声絮语一样。我

抬头望了一眼堂屋的侧门，那里面是存放骨灰和丧葬用品的地方。我感到头皮发麻，抬腿便往外走，一个黑影已堵在了堂屋门口。我后退一步，杨胡子已走了进来，他下巴上的那撮胡子垂直地吊着，此刻看上去他真像一头山羊似的。他说，你那样抹香灰可不行，没有效果的。我心里一惊，显然，他早已在门外观察我了。

他将我带到香钵边，用水杯向香灰里掺了些水，用手搅拌后，抓起一大把敷在我的脚踝处。接着，他还用带来的纱布将我的整个脚踝包缠起来。然后，他直起身来说，这就好了，凡是在坟地里跌伤，用这方法连包三晚准好。我看你伤得不重，如果菩萨保佑的话，明早你也许就可以跑跑跳跳了。

我回到楼上，反锁上房门之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拆开纱布，并彻底清除了敷在脚踝部位的香灰。刚才从堂屋出来后我就有点头晕，我就知道这香灰里掺有一种特殊的毒素。幸好，从敷上这东西到清除不过几分钟时间，尽管我此时仍有点头晕想呕，但这已经要不了我的命了。此刻，我在心里感谢车上的那个女鬼对我的提示。想到明天早晨，我决定将计就计，要蹦蹦跳跳地下去，对杨胡子说我的伤已经好了。不过，我要装得傻乎乎的，让他相信他下的毒已经让我变成了一个听他摆布的傀儡。我相信这里的守墓人、哑巴、冯诗人和那个叫叶子的女子，他们都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我一定要揭开其中的真相，并把他们成功地解救出去。只是，如果他们已是死后又还魂的东西，救他们出去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会说，我们就喜欢这片坟地。这种结果极有可能，因为白玫说她在采访问过叶子，为什么在这里守墓，叶子回答说，喜欢。

这样看来，我的冒险也许不会有太圆满的收获，但至少，我能揭开真相，仅仅这点，就已经骇人听闻了。

化解了这夜半的劫难后，我心里一放松，睡意也上来了。再次确认了已反锁的房门，并望了一眼贴在门后的红纸后，我倒头便呼呼大睡。也许由于心底的警觉仍在，一阵很细微的声音仍然使我从沉睡中惊醒。